联合国

S/PV.5077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〇七七次会议

200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30 分举行

纽约

主席：	丹福思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	阿尔及利亚	巴利先生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贝宁	津苏先生
	巴西	萨登贝格先生
	智利	穆尼奥斯先生
	中国	张义山先生
	法国	杜克洛先生
	德国	普洛伊格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兰先生
	菲律宾	巴哈先生
	罗马尼亚	莫措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科努津先生
	西班牙	亚涅斯・巴努埃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汤姆森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04-60498 (C)



下午 3 时 4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在安理会先前磋商期间达成的谅解，而且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邀请秘书长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个人代表泰耶·勒厄德·拉森先生参加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勒厄德·拉森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在先前磋商期间达成的谅解举行会议的。在这次会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秘书长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个人代表泰耶·勒厄德·拉森先生的通报。我现在请他发言。

勒厄德·拉森先生（以英语发言）：四天前，一位政治巨人在巴黎法国军医院去世。三天前，在开罗为亚西尔·阿拉法特举行了葬礼，随后，他被安葬在拉马拉。一位巨人离开了世界政治舞台。无论对支持他的人而言，还是对反对他的人而言，无论是对朋友而言，还是对敌人而言，他都是一位巨人。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近 40 年时间里，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领袖，他表达并且体现其人民的愿望，无人能望其项背。那张戴着商标式头巾的著名的脸比巴勒斯坦旗帜或国歌更能代表巴勒斯坦的特征和民族愿望。对许多人而言，包括对他自己而言，Abu Amr——“那个老头”——已经成为巴勒斯坦的同义词。人格与领土融为一体，一个综合体，无法分辨。即便如此，作为一位领导人，他建立了各种体制，这些体制正在促进有秩序的过渡：法塔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和设有主席、总理、内阁以及最重要的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30 年前，亚西尔·阿拉法特成为第一位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一年之后，1974 年，大会通过了第 3237(XXIX）号决议，使巴解组织在大会和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其他国际会议上获得观察员地位。

亚西尔·阿拉法特也是 1988 年领导巴勒斯坦人民接受以色列与未来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存原则的领袖。人们将永远记得他的这项行动。此后，阿拉法特主席于 1993 年签署了《奥斯陆协定》，在实现建立与以色列和平和安全共存的巴勒斯坦国愿景方面迈出了一大步。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活着看到实现这个愿景。

现在，他已经去世，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以及两国人民在全世界的朋友都必须做出更大努力，以和平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

联合国必须与四方和该地区其他伙伴继续共同努力，促进充分执行安理会在第 1515(2003)号决议中核可的路线图。我们的共同目标必须仍然是，在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338(1973)和 1397(2002)号决议基础上实现中东和平、结束 1967 年开始的占领以及建立与安全的以色列和平共存的主权、民主、有生存能力和相互毗连的巴勒斯坦国。虽然亚西尔·阿拉法特没有能够活着看到实现这些目标，但世界必须继续努力，争取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向阿拉法特主席的夫人和幼女扎赫娃深表哀悼。我们与她们同悲。我们还同情他的大家庭——巴勒斯坦人民，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展望未来的力量、勇气和智慧。现在，他们必须继续努力，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他们的愿望，造福子孙后代。

毫无疑问，在中东，最近几天非常重要。我高兴地指出，巴勒斯坦领导阶层做出的反应值得称赞，他们已经采取第一批坚定步骤，根据其《基本法》使权力平稳过渡。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地区，他们基本上顺利防止了内乱。

此外，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安葬阿拉法特主席的安排上进行了高度协调，我对此感

到鼓舞。我尤其高兴地指出，以色列允许巴勒斯坦安全部队携带武器，而且以色列政府发放了拖欠的14 500 万新谢克尔。最近几天的协调程度和成就使人想到以前比较令人高兴的日子，可能是一个新开始的前兆——这个新开始并不是因为阿拉法特主席去世而出现的，反而是，虽然出现了这个非常困难的局面，却仍然出现了这种新开始。

现在，巴勒斯坦人民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在 60 天内组织并举办自由和公正的主席选举。巴勒斯坦人民还必须在当地采取看得见的、持续的、有针对性的和有效的行动，制止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活动。在这个关键时刻，以色列必须避免采取任何破坏信任的行动，包括避免开展定居活动，为筹备和举办选举提供便利，并且采取步骤，取消宵禁，减少对人民和物资流通的限制，从而大幅度改善人道主义状况。必须同时采取所有这些步骤。只有这样，这些步骤才能够相得益彰。

在阿拉法特主席去世之前，中东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路口。在不到三个星期之前，以色列议会核准了沙龙总理关于从加沙地带和西岸北部部分地区撤出的倡议。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为 1967 年开始进行占领以来第一次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撤走以色列定居点铺平了道路。

该地区正在发生各种令人瞩目的事件，今天，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审查和平进程。在最近几个月里，我们听到的多数通报都集中谈论当地的各种事件和发展，通常描绘的是暴力、恶化和危机等阴暗画面。这些画面确实反映了中东令人遗憾的现实。但是，目前的局势含有改变这种现实的角度。因此，今天，我要突出更大的画面，这个画面强调各当事方在过去十年里已经取得的重大进展，强调他们仍然有哪些机会可以解决冲突。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东是世界上冲突不断的地区之一。安理会各成员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阿以冲突就是世界面临的最长久外交挑战之一。以巴冲突的核心是相互竞争和矛盾的历史认知、集体愿望和特征的争端。在以色列存在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它一直都与一个或多个邻国处于战争状态。自难民问题出现以来，巴勒斯坦人民就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他们进行挣扎，努力找到有尊严地生存、自决和独立的道路。

对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而言，他们的冲突是深刻的生存斗争。以色列人民认为，这场冲突是关系到他们存亡的不停息战斗，在以色列这一代领导人的一生中，他们有过接近灭亡的经历，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斗争。

巴勒斯坦人将斗争视为每时每刻进行的抵抗战斗，其目的是争取自己的身份，维护作为一个民族的未来。归根结底，双方追求的愿望是类似的：自决、和平、安全、繁荣。在某种意义上，双方有类似的领导人——战争与和平的领导人。其中一人是伊扎克·拉宾，我们在九年前的这个月曾为其逝世而悲伤，他为采取大胆和勇敢的实现和平的措施而付出了生命。另一人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他领导巴勒斯坦人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和平与自决的实现。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愿望因为暴力和危机而受到阻碍。自 2000 年 9 月以来，和平进程出现了逆转。大约 3 895 名巴勒斯坦人和 983 名以色列人被杀害。还有 36 620 名巴勒斯坦人和 6 360 名以色列人受伤。我们以前取得的许多成绩遭到破坏。

过去四周的暴力突出说明自 2000 年 9 月以来特别是自去年以来更清晰地出现的格局：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和民兵组织和实施自杀式爆炸和其他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行为，11 月 1 日他们再次这么做，在特拉维夫实施恐怖行为，致死三人，致伤更多人。巴勒斯坦民兵也对以色列国内城市以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的以色列目标发射卡萨姆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令人悲伤的是，儿童也成为受害者——如 6 月下旬，一名四岁儿童死于斯德洛特遭到的卡萨姆火箭弹袭击，9 月下旬，一名两岁两童和一名四岁儿童又在

该市遭受的另一次卡萨姆火箭弹袭击中身亡。如我们月复一月在这里所说——我再说一次——根据路线图和国际法，巴勒斯当权力机构有义务阻止所有这些袭击，尽最大努力结束暴力，将牵涉恐怖行为者绳之以法。任何理由都不能为恐怖开脱。

以色列继续实施定点暗杀的非法做法，包括在人口稠密地区，在这里很有可能造成所谓的附带损害。在又一次这种未经司法程序的处决行动中，以色列于10 月 21 日在加沙地带暗杀了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及其副手。以色列必须停止诉诸这种定点暗杀。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军事行动和入侵还通过毁坏平民财产和基础设施，造成对过份使用武力和集体惩罚的令人无法摆脱的恐惧。

令人不安的是，常常有很高的平民特别是儿童死亡的代价。10 月 24 日和 25 日，以色列在汗尤尼斯进行了一次军事行动，造成 16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有一名 11 岁的男孩。10 月 28 日，在汗尤尼斯，一名 9 岁女孩在上学路上被炮火击中。10 月 30 日，在西岸的杰宁镇，一名 12 岁男孩在难民营被射死，以色列部队自 10 月 27 日在那里进行了几天的行动。

根据国际法，以色列作为占领国有义务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特别是儿童，有义务保护平民财产。以色列有权自卫，但自卫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循国际法。

暴力和恐怖以及缺乏互信，使双方进一步认为他们在为生存和存在而斗争。和平的反对者以多种方式击败了我们盼望并相信和平的所有人。现在是夺取控制权并负起责任的时候了。

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再清楚不过了。巴勒斯坦经济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迅速下降。到 2001 年底，其生活条件的恶化超过了 1967 年以来的任何时间。我们曾经认为不能再恶化了，但确实在继续恶化。今年早些时候，世界银行曾称之为近代史上一次最严重的衰退，这种局势有可能扩大到灾难性的比例。普遍的贫穷继续增加，失业也是如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收入继续远远低于支出水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巴勒斯坦劳动力的主要使用者，很大比例的人主要依赖权力机构支付的工资。捐助者继续和扩大援助对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维持下去至关重要。需要紧急提供支助，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领土目前的困难时刻。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仍然面临很多压力。不过，我对最近的事态发展感到鼓舞。在今年早些时候，我在 7 月份的简报中曾告诉安理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瘫痪已经非常明显，巴勒斯坦各地区法律和秩序遭受破坏的程度在日益恶化，与当时相比，自阿拉法特总统前往巴黎接受治疗和随后去世以来，局势基本上保持平静和处于受控制状态。

然而，除了脆弱的经济和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分裂之外，仍有法律和秩序彻底崩溃的可能。昨天，戴面具的巴勒斯坦枪手与阿布·马赞的保镖之间的交火导致两人死亡，这件事令人悲伤的提醒我们局势是多么脆弱。

这件事突出说明需要立即和持续地提供帮助。捐助者应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财政支助。以色列也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在重新在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充分实施的封锁是领土上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也是政治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有鉴于此，现在联合国各机构和国际社会能够提供至关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几个月，特别是在加沙，得到和提供迫切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变得越来越困难，已造成严重后果。最近已为缓解这种局势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但这些措施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需要做更多工作。

尽管巴勒斯坦地区局势困难，并且有暴力和恐怖，有经济、人道主义和政治危机，但我们知道，改变中东目前的现实是有可能的。冲突的全面解决将对加强本区域其他地区以及事实上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很大贡献。尽管有很多很多困难，但比起目前的看法导致我们相信的前景，各方已更加接近实现这一目标。

在过去十年，不管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和解、和平与共存的支持始终居高不下。事实上，过去十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街头发生的事情可称之为文化革命。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仅仅几年前在以色列，谈论一个巴勒斯坦国会引起多大的争议。正如一位以色列议员对我说的那样：

> “几年前，嘀咕‘巴勒斯坦国’几个字将导致将你从议会的几乎每个办公室扔出来。现在，几乎看不到有谁会眨下眼睛。”

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对以色列人谈论 1967 年边界曾是多么不受欢迎，很长时间以来，提议撤出以色列定居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以色列总理赞成结束自 1967 年开始的占领的设想，他是提议大规模拆除在加沙和西岸部分地区的定居点的第一位以色列总理。不应低估以色列打破这种长期禁忌的政治意义。

民意测验表明，在 1993 年，只有三分之一的以色列公众赞同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在奥斯陆进程的那些年中，以色列人中对巴勒斯坦国的支持稳步增长，在 1997 年达到 50%，在 1999 年达到 56%。即使在 2000 年 9 月爆发的第二次起义也没有扭转这个趋势。虽然在 2002 年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公众支持降低到 49%，但“四方”在 2003 年提出路径图导致空前的 59%的以色列人赞同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同样，很大比例的以色列人继续不动摇地支持把谈判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尽管继续发生暴力。2004 年 9 月，三分之二以上的以色列人支持和平谈判，只有 27.1%的人反对谈判。我可以说，以色列国内公众看法的改变无异于是一场文化革命——公众态度的根本、急剧和大规模的改变。

在巴勒斯坦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明显变化。1993 年 9 月，在第一次起义持续将近六年之后，巴勒斯坦人有了很高的期望，反映在西岸和加沙地带 65%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奥斯陆进程。同样比例的巴勒斯坦人预期和平进程将会改善被占领土内的经济条件。尽管有 1994 年期间的不确定局势和最初期望遭受的挫折——这导致巴勒斯坦公众对暴力的支持率上升到 57%——但在 1996 年至 1999 年期间，对和平进程的支持从来也没有下降到 60%以下。到 1999 年 9 月时，对和平进程的支持率为 75%。和平进程即使在过去四年中仍然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这些调查结果证明，虽然在目前条件下不容易看到这个事实，但自从 1993 年以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大约 12 年之前在奥斯陆，我们开始了一个使两个民族进行合作以便他们能够找到建立一个共同未来的途径的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勾勒出了和确定了那个共同的未来，尽管我们现在似乎远离那个前景的实现。

在和平进程的那些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我们所有人都在 1994 年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时进行了密切合作，并共同看到重要的巴勒斯坦机构的发展——不仅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属的机构的发展，而且是巴勒斯坦民间社会机构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合作机构的发展。虽然一些巴勒斯坦机构由于管理不善和缺乏透明度而存在缺陷，但有些机构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基本服务，一些机构开始为巴勒斯坦的发展开辟一个独立的政治空间。

所取得的进展是真正的和不可否认的。当时仍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现在显然仍然如此——但当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所取得的成绩比我们通常认识到的要多的多，因为如此多的成果现已遭到摧毁。

对奥斯陆进程的最强烈和最坚执的批评之一是，它没有确定最终目标；它没有确定在这个进程结束时情况将如何。人们往往提出以下不无理由的论点：由于没有确定最终结果而使这个进程容易受挫折、容易被错误地解释、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构想。确实，在 1994 年，1995 年以及其后的几年中袭击以色列城市的每次自杀爆炸；限制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的行动以及限制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就业的关闭制度；以及以色列定居点的持续和不受阻碍的扩大都一步步地促成这个易受挫折的进程的脱轨。这样，逐渐丧失了势头。

但是，批评奥斯陆进程采取的逐步性做法和推迟就最困难的问题作出决定的做法是坐在一旁空谈。在当时除了慎重和逐步地取得进展之外没有其他途径。现在，我们往往忽视当时实际上取得的进展。今天，国际社会由于有了建立在过去的协定的基础上的路径图，而对如何结束 1967 年开始的占领有了一种明确的共同构想。我们现在有一种解决这场冲突的明确构想，即实现两个国家的设想，实现以色列和一个独立、主权、民主、能生存以及领土连接的巴勒斯坦在和平与安全中毗邻共处。1993 年，这种构想最多只是模糊不清的。当时无法确定后来接近于满足这两个民族的关切的最终目标。如果我们当时谋求从最终目标开始，我们根本就无法开始。

同时，渐进主义，即逐步的做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一直到 1999 年，这种渐进的策略是成功的。奥斯陆进程的最大成就也许是它改变了双方所坚持的基本条件、观念、态度和思想体系。这些年中，随着双方都看到了对抗以外的一个其他途径和建立一个共同未来的可能性，对和平进程的支持在双方都稳步增加。现在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和平进程引发了态度的根本性改变，这种态度的改变不仅使确定最终目标成为可能，而且在双方都导致了多数人对这个目标的支持。

2000 年，70％的以色列人表示支持奥斯陆进程，而将近 60％的巴勒斯坦人继续支持奥斯陆方案。随着西岸和加沙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以及由于同时存在的乐观态度，暴力水平稳步下降。例如，在奥斯陆协定之后的三年中，每年有平均 40 到 50 个以色列人在自杀攻击中丧生，而在 1997 年这个数字下降到 24 个，在 1998 和 1999 年没有以色列人在这种袭击中丧生。

以色列以及西岸和加沙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持续改善为这种进展和乐观态度提供了基础。以色列的经济兴旺起来，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新的高峰，出现了从孤立的经济向深深地融入世界市场中的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一些人认为这种转变是和平进程的结果。虽然经济增长在 1996 年之后开始放慢，但从 1999 年开始又恢复上升，在 2000 年的头九个月中出现了非常强有力的增长，使该年的总增长率达到 7.5％。巴勒斯坦经济虽然最初由于在自治地区与仍然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地区之间划出新的边界而受到不利影响，但随后也出现了空前的增长。到 1996 年时——以及在其后的三年期间——巴勒斯坦经济的特点是持续增长。贫困率从大约 50％下降到 2000 年 9 月的 21％。失业率从 1997 年的大约 30％降低到 1999 年的 13.3％。从 1997 年至 1999 年期间，实际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大约 9％。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财政能力明显增强，在 1999 年实现了小量的盈余，从而不再有必要得到外部预算支持。

但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信任开始动摇。经济、社会和政治进展也随之陷于停顿。我们都非常了解巴勒斯坦领土内出现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但是，即使是先进得多的以色列经济也陷入深刻的危机，至今仍未恢复。确实，在持续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实现完全恢复是令人怀疑的。

随着信任开始动摇，对话也开始陷入停顿。支持信任、对话和经济进步的巴勒斯坦机构的发展也开始停顿。到 2000 年 9 月之后，那些相信对方有朝着共同的未来取得真正进展的意愿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剩余信心也被武力和恐怖所完全粉碎。我们的大部分希望也随之消失。

以色列诉诸暴力、司法外处决、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入侵、对巴勒斯坦自治地区的临时再占领、对房屋的摧毁、对道路的关闭、对行动的限制、持续建立前哨基地和扩大定居点、以色列隔离墙的建筑、以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把巴勒斯坦主席的行动限制在他的工作大楼内的做法——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巴勒斯坦人深信，以色列并不真正相信和平，并不真正希望和平。

不加区别地对平民诉诸暴力与恐怖、不能制止恐怖、有人煽动和继续执意铲除以色列国、解放整个历史巴勒斯坦、不能实行改革和采取适当的施政、透明

度与问责制标准——这些因素导致以色列人相信，巴勒斯坦人不准备和平，不愿意和平共存。

双方都认为没有可合作的和平伙伴。

以色列战士和政治家摩西·达扬曾说过，“要和平，不用同朋友谈，要同敌人谈”。四年多的暴力、恶化与危机已经造成破坏。如果过去四年给我们带来任何教训，那就是，恐怖不仅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而且不会帮助一个领导人或人民更接近实现其目标。恐怖只能使他们距离实现自己的愿望更远。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迟早必须作出一个新开端：一个摆脱暴力与恐怖，接受和平方式的开端。奥斯陆进程的夭折并非不可逆转，其根本原则依然有效。

我坚信这些原则。让我们想一想实现中东和平的三大基本途径：一国解决办法；多国解决办法——把历史巴基斯坦地区分割划归邻国；及两国解决办法。一国解决办法和多国解决办法都没有出路，只能导致该地区永久冲突。这两种办法都不能满足双方其中一方的根本愿望。一国解决办法可能满足许多巴勒斯坦人的根本愿望，但是不能满足以色列人维持自决与主权的根本要求。多国解决办法可能满足许多以色列人的基本欲望，但不能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核心愿望，即自决与主权。

只有两国解决办法能给我们提供可行的办法，解决冲突。国际社会早已同意，只有以同时满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自决、独立和在商定与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安全生存的根本愿望的办法解决冲突，才能实现中东可持续和持久和平。若要实现这种持久和平，1967 年开始的占领最终必须结束，导致建立两个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和平与安全中共存。只有在谈判桌上和与国际社会和四方充分合作，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通过恐怖、暴力、或征服手段。这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2002 年 6 月 24 日讲话接受的设想，是贝鲁特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法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主张的设想，该设想还得到安全理事会第 1397(2002)号决议的赞同。作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这一设想依然有效。

让我进一步阐述。奥斯陆进程的基本原则今天依然有生命力、依然有效。这些原则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199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以土地换和平的根本原则；结束占领；拒绝暴力和恐怖主义；双方的安全需要；以公平和商定办法解决难民的困境；以及以色列自为和安全生存的正当权力。它们是安理会、布什总统和阿拉伯联盟的共同设想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贯穿并指导我们已经制定、并在过去一年努力实施的主要方案——路线图。路线图已再 2003 年提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并已得到安理会第 1515(2003)号决议认可。

必须以免受攻击和免受攻击威胁的形式，向以色列提供充分承认和对以色列自身安全真正、永久保证。必须以以色列在 1967 年战争中所占领领土上建立一个可行、安全的巴勒斯坦国，对其自身边界有经济控制的形式，向巴勒斯坦人提供真正、永久的独立。正如路线图强调，作为实现上述目标进程的一部分，必须拆除以色列定居点，恢复巴勒斯坦机构，恢复巴勒斯坦经济及基础设施。

虽然原则不变，但是具体实施的机制现在和奥斯陆进程初期已经大不相同。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同意，我们现在必须从最后结局开始。需要就必须从哪里结束冲突达成共识。首先必须就此达成协议，然后才能开始其他工作。在商定了最后结局之后，我们可以有条理的实施其中内容，但我们必须了解最终方向。这方面，必须明确界定我们现有设想以外更远的最终目标，同时按照已经规划的道路继续前进，这非常重要。

第二，结束冲突的原则只能由国际社会提出，如通过路线图，而非奥斯陆进程的由国际协作的双边主义原则，至少在奥斯陆进程初期如此。具体细节必须有双方自己谈判和执行，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勾画出我们已经为他们规划的最终目标。

第三，国际社会必须为任何和所有协定提供保障，而且这些保障必须切实、牢靠。以色列必须相信，如果他们达成最终协定，这一协定确确实实是最终性

质的，不会再有冲突，甚至冲突的威胁，不会再有其它的要求或拒绝。巴勒斯坦人必须相信，为达成协定而采取的暂时步骤终定将导致达成协定，他们所得到的成果不会被逆转，他们可以开始规划、并且肯定会有他们自己的未来。

有关路线图已经夭折、四方在经济和政治危机继续不断面前束手无策的言论很多。相反我认为，由于俄罗斯联邦、欧洲联盟、美国和联合国四方特有的合法地位、政治势力以及财政和经济力量，四方依然有效，仍然有作用。通过协商一致，它将成为国际社会最有效和可操作的工具，促进有关各方与和平的最大利益。路线图作为双方已经接受的解决目前暴力的计划，同样仍然有效。事实上，路线图和四方这两个机制现在比以往更加重要。执行路线图仍然是我们本阶段最主要目标。

正如我们反复指出，执行沙龙总理的撤离倡议和拆除加沙地带与西岸北部的定居点，提供了复活和平进程，甚至迅速实现上述各项原则的机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正如我们始终强调，以色列撤离需要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四方协调开展；需要完全彻底，导致结束对加沙的占领；在西岸采取类似步骤；并且充分符合路线图。这种期望不仅有可能，而且是现实的。

沙龙总理在以色列议会就其倡议进行历史性的表决前发表的讲话中，明确和毫不含糊地表示，他支持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支持“在以色列国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他还明确重申，他仍然“愿意作出痛苦的妥协，以结束双方之间为争夺这块土地而发生的这一正在继续的恶性冲突”，并“尽最大努力实现和平”。

沙龙总理的讲话和以色列议会的表决表明，这是国际社会积极介入，以便重启和平进程的绝佳机会。在很多方面，沙龙倡议的目标比原先以色列各任总理敢于建议的要更大胆。它称得上是奥斯陆进程的纲领性继续。在奥斯陆进程中，以色列曾进行了多阶段的重新部署。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执行脱离接触只是实现和平道路上需要采取的一个符合逻辑的步骤。如果国际社会和巴勒斯坦人积极参与，并为之作出贡献，那么，它有可能将进程大大推向前进。

另一个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是，根据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所提阿拉伯和平倡议的设想，在区域一级全面解决更广泛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也是在区域一级，已经实现的要比我们现在意识到的多得多。作为重要一步，以色列部队 2000 年 5 月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当年 6 月，秘书长报告，以色列根据第 425(1978)号和第 426(1978)号决议从黎巴嫩全部领土撤出其部队。安理会在 2000 年 6 月 18 日的主席声明(S/PRST/2000/21)中对这一结论予以支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之前和之后的进程、联合国划定所谓的蓝线——将以色列国与黎巴嫩共和国分开的撤出线——以及对以色列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完全撤军的证实，为今后确定了重要的先例。

正象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那样，情况仍然远非完美。在蓝线沿线，一种总体上紧张，但相对平静的局势占据主导，蓝线双方的侵犯行为只是令人担忧的例外现象。以色列飞机经常飞越黎巴嫩领空，侵犯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已多次呼吁以色列当局停止这种飞越。在蓝线的黎巴嫩一侧，侵犯行为系由真主党和其它武装分子所为，它们造成了致命危险，有时还造成伤亡。这些袭击有很多发生在沙巴阿农场地区。黎巴嫩政府继续坚持这些地区是黎巴嫩领土，与安全理事会的多项决定和决议形成对照。

最近，发生了其它侵犯蓝线的行为。10 月 28 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报告，基地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向蓝线一侧以色列领土发射了一颗火箭弹，炸弹在什罗米附近爆炸。今天，有报告说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联黎部队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11 月 7 日，在一起新的令人担忧的事件中，一架无人驾驶的飞行器被从蓝线黎巴嫩一侧发射，进入以色列领空。据报告，该无人驾驶的飞行器飞入以色列领土上空，然后重新进入黎巴嫩南部，并在那库拉一带降落。我们已屡次要求黎巴嫩政府全面

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包括第 425(1978)号、第 426(1978)号、第 1310(2000)号和第 1559(2004)号决议，对其领土加以控制。

在叙利亚-以色列方面，双方在过去 10 年中多次谈到和平问题。阿萨德总统曾多次向以色列示和，邀请其进行和谈。这种谈判将大大有助于该区域的稳定并改善气氛。然而，以色列与叙利亚的谈判仍然处于中断状态。不过，愿望仍然没有改变。为了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中东实现公正、持久与全面和平，双方恢复谈判非常重要。在我们的帮助下，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需要行动起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全面执行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以实现区域和平。

安理会是中东和平的主要参照点。其决定为区域和平以及实现和平的进程确定了基本参数。我在今天的通报中提到了安理会的很多决议。第 242(1967)号、第 338(1973)号和第 1397(2002)号决议勾画了实现中东和平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我早先已经谈到：以土地换和平的 原则、结束占领的原则、以及两个国家构想以实现区域和平的原则。第 1515(2003)号决议勾画了我们为实现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和平共处的目标而共同制定的并且仍在继续走的道路。

这些决议是中东和平的基础。安理会的继续介入必须引导本地区重启和平进程。事实上，没有安理会，中东和平就没有未来。也不可能有。

我在今天的通报中，试图对中东现实加以不同的描述。我不愿声称中东的主导现实不是灰暗的。我今天想强调，希望仍在，机遇仍在。

今天也是我以秘书长驻该区域特别代表身份进行的最后一次通报。在我离任前，我不能不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在我任职期间给予我的款待和毫不动摇的支持。我一直很高兴，确实也很荣幸应邀参加安理会会议。

最后，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的工作人员和联合国驻该区域的所有组织，感谢他们为了中东和平、和解及发展所做的奉献和辛勤工作。我还要对我任职地区的各国政府——以色列、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的持续支持与合作表示我的感激和谢意。我要对四方其他成员和更大范围的国际社会的同事表示我深切的谢意，他们以言行和资金对我们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按照我今天通报的精神—— 一个强调困难时刻存在机遇，而非只关注形势恶化和危机的通报——请允许我在结束发言时引用丁尼生的《尤利西斯》的一段诗：

> “尽管已达到的多，未知的也多啊，虽然我们的力量已不如当初，已远非昔日移天动地的雄姿，但我们仍是我们，英雄的心尽管被时间消磨，被命运削弱，我们的意志坚强如故，坚持着奋斗、探索、寻求，而不屈服。”

愿我们的坚强意志永存，为中东和平去奋斗、探索、寻求，而不要屈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勒厄德·拉森先生的全面通报。我要祝贺他担任特使一职。十多年来，他一直从事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谈判事务。他的服务和奉献精神得到了所有有关方面的认可。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现在要邀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以继续我们对此议题的讨论。

下午 4 时 30 分散会